



周作人著

過去的生命

苦雨齋小書之五

848
821-31
2

贈
耀名久

十九年二月廿一个

苦雨齋小書之五

過去的生命

周作人著



3 0581 0268 6

A410677



序

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東西，是我所寫的詩的一切。我稱他爲詩，因爲覺得這些的寫法與我的普通的散文有點不同。我不知道中國的新詩應該怎麼樣纔是，我却知道我無論如何總不是個詩人，現在「詩」這個字不過是假借了來，當作我自己的一種市語罷了。其中二十六篇，曾收在雪朝第二集中，末尾七篇是新加入的，就用了第十二篇過去的生命做了全書的名字。這些「詩」的

文句都是散文的，內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拏去當真正的詩看當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別種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夠表現出當時的情意，亦卽是過去的生命，與我所寫的普通散文沒有什麼不同。因爲這樣緣故，我覺得還可以把他收入「苦雨齋小書」的裏邊，未必是什麼敝帚自珍的意思，若是獻醜狂（Exhibitionism）呢，那與一天下滔滔的文士一樣，多少怕有一點兒罷？

書面圖案係借用庫普加（Frank Kupka）的畫，題曰生命。我是不懂美術的，只聽說他的畫是神祕派的，叫做

什麼 Orphisa，也不知道他是那里人。

一九二九年八月七日，問作人於北平。

目 錄

序	
兩個掃雪的人	一
小河	五
背槍的人	一三
畫家	一七
愛與憎	二三
荊棘	二七

所見·····	三一
兒歌·····	三五
慈姑的盆·····	三七
秋風·····	四一
夢想者的悲哀·····	四五
過去的生命·····	四九
中國人的悲哀·····	五三
歧路·····	五七
蒼蠅·····	六一

小孩	六五
小孩	六九
一	七〇
二	七一
山居雜詩	七三
一	七四
二	七五
三	七六
四	七七
五	七八

六		七九
七		八〇
對於小孩的祈禱		八一
小孩		八五
一		八六
二		八七
她們		八九
高樓		九三
飲酒		九七
花		一〇一

晝夢·····	一〇五
尋路的人·····	一〇九
西山小品·····	一一三
一 一個鄉民的死·····	一二四
二 賣汽水的人·····	一二〇

兩個掃雪的人

陰沈沈的天氣，

香粉一般的白雪，下的漫天遍地。

天安門外，白茫茫的馬路上，

全沒有車馬蹤跡，

只有兩個人在那裏掃雪。

一面儘掃，一面儘下，

掃淨了東邊，又下滿了西邊，

掃開了高地，又填平了坳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經積了一層雪，

他們兩人還只是掃個不歇。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滾滾的香粉一般的白雪。

在這中間，好像白浪中漂着兩個螞蟥，

他們兩人還只是掃個不歇。

祝福你掃雪的人！

我從清早起，在雪地裏行走，不得不謝謝你。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

小河

一條小河，穩穩的向前流動。

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

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果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來，在小河中開築起一道堰。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着，下來不得，不得前進，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

水要保他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

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想同從前一般，穩穩的向前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

土堰坍了，水衝着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着水聲，皺眉說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

我喜歡水來潤澤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
我願他能夠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儘量向前流着，
經過的兩面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裏呻吟，

聽去雖然微細，却又如何可怕！

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攙着走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音。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正在這裏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葢。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臉上添出許多痠癢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有工夫對了我的點頭微笑。
堰下的潭，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倒在沙灘上，

拌着他捲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爲我自己着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個的話，也都歎氣，各有他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那里去了。

一月二十四日

背槍的人

早起出門，走過西珠市，

行人稀少，店舖多還關閉，

只有一個背槍的人，

站在大馬路裏。

我本願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怕見惡狠狠的兵器。

但他長站在守望面前，

指點道路，維持秩序，
只做大家公共的事，
那背槍的人，
也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兄弟。

三月七日

畫

家

可惜我並非畫家，
不能將一枝毛筆，
寫出許多情景。——

兩個赤脚的小兒，
立在溪邊灘上，
打架完了，
還同築爛泥的小堰。

車外整天的秋雨，

靠窗望見許多圓笠，——

男的女的都在水田裏，

趕忙着分種碧綠的稻秧。(註二)

小胡同口

放着一副菜擔，——

滿擔是青的紅的蘿蔔，

白的菜，紫的茄子，

(註二) 以上兩節係夏間在日本日向道中所見。

賣菜的人立着慢慢的叫賣。

初寒的早晨，

馬路旁邊，靠着溝口，

一個黃衣服鬚頭的人，

坐着睡覺，——

屈了身子，幾乎疊作兩折。

看他背後的曲線，

歷歷的顯出生活的困倦。

這種種平凡的真實印象，

永久鮮明的留在心上，
可惜我並非畫家，
不能用這枝毛筆，
將他明白寫出。

九月二十一日

愛與憎

師只教我愛，不教我憎，

但我雖然不全憎，也不能盡愛。

受了可惜的，豈不薄待了可愛的？

農夫田裏的害蟲，應當怎麼處？

薔薇上的青蟲，看了很可惜，

但他換上美麗的衣服，翩翩的飛去。

稻苗上的飛蝗，被着可愛的綠衣，

他却只嗅稻苗的新葉。

我們愛薔薇，也能愛蝴蝶。

爲了稻苗，我們却將怎麼處？

十月一日

荆

棘

我們間壁有一個小孩，

他天天只是啼哭。

他要在果園的周圍，

添種許多有刺的荆棘。

間壁的老頭子發了惱，

折下一捆荆棘的枝條，

小孩的衣服掉在地上，

荊條落在他的背上。
他的背上著了荊條，
他嘴裏還只是啼哭，
他要在果園的周圍，
添種許多有刺的荊棘。

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

所
見

三座門的底下，

兩個人並排着慢慢地走來。

一樣的憔悴的顏色，

一樣的戴着帽子，

一樣的穿着袍子，

只是兩邊的袖子底下，

拖下一根青麻的索子。

我知道一個人是拴在腕上，
一個人是拿在手裏，
但我看不出誰是誰來。

皇城根的河邊，
幾個破衣的小孩們，
聚在一處遊戲。

「馬來，馬來！」
騎馬的跨在他同伴的背上了。
等到月亮上來的時候，

他們將柳條的馬鞭拋在地上，
大家說一聲再會，
笑嘻嘻的走散了。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兒
歌

小孩兒，你爲什麼哭？

你要泥人兒麼？

你要布老虎麼？

也不要泥人兒，

也不要布老虎。

對面楊柳樹上的三隻黑老鴿，
哇兒哇兒的飛去了。

慈姑的盆

綠盆裏種下幾顆慈姑，
長出青青的小葉。

秋寒來了，葉都枯了，
只剩了一盆的水。

清冷的水裏，蕩漾着兩三根，
飄帶似的暗綠的水草。

時常有可愛的黃雀，

在落日裏飛來，
蘼水悄悄地洗澡。

十月二十一日

秋

風

一夜的秋風，
吹下了許多樹葉，
紅的爬山虎，
黃的楊柳葉，
都落在地上了。
只有槐樹的豆子，
還是疎朗朗的掛着。

幾棵新栽的菊花，

獨自開着各種的花朶。

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稱他是白的菊花，黃的菊花。

十一月四日

夢想者的悲哀

韻倍貝爾的婦人論而作

「我的夢太多了。」

外面敲門的聲音，

恰將我從夢中叫醒了。

你這冷酷的聲音，

叫我去黑夜裏遊行麼？

阿，曙光在那里呢？

我的力真太小了，

我怕要在黑夜裏發了狂呢！

穿入室內的寒風，

不要吹動我的火罷。

燈火吹熄了，

心裏的微焰却終是不滅，——

只怕在風裏發火，

要將我的心燒盡了。

阿，我心裏的微焰，

我怎能長保你的安靜呢？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日病後

過去的生命

這過去的我的三個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沒有了，永遠的走過去了！

我親自聽見他沉沉的緩緩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牀頭走過去了。

我坐起來，拿了一枝筆，在紙上亂點，
想將他按在紙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寫，

一行也不能寫。

我仍是睡在牀上，

親自聽見他沉沉的他緩緩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牀頭走過去了。

四月四日在病院中

中國人的悲哀

中國人的悲哀呵，

我說的是做中國人的悲哀呵。
也不是因為外國人欺侮了我，
也不是因為本國人迫壓了我；
他並不指着姓名要打我，
也並不喊着姓名來罵我。
他只是向我對面走來，

嘴裏哼着些什麼曲調，一直過去了。

我睡在家裏的時候，

他又在牆外的他的院子裏，

放起雙響的爆竹來了。

四月六日

歧 路

荒野上許多足跡，
指示着前人走過的道路，
有向東的，有向西的，
也有一直向南去的。
這許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處麼？
我相信是這樣的。
而我不能決定向那一條路去，

只是睜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間。

我愛耶穌，

但我也愛摩西。

耶穌說，「有人打你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
摩西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吾師乎，吾師乎！

你們的言語怎樣的確實啊！

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穌背十字架去了。

我如果有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師去了。

但是懦弱的人，
你能做什麼事呢？

四月十六日

蒼

蠅

我們說愛，

愛一切衆生，

但是我——却覺得不能全愛。

我能愛狼和大蛇，

能愛在山林裏的豬。

我不能愛那蒼蠅。

我憎惡他們，我詛咒他們。

大小一切的蒼蠅們，
美和生命的破壞者，
中國人的好朋友
的蒼蠅們啊！
我詛咒你的全滅，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術的力。

四月十八日

小孩

一個小孩在我的窗外面跑過，

我也望不見他的頭頂。

他的腳步聲雖然響，

但於我還很寂靜。

東邊一株大樹上，

住着許多烏鴉，又有許多看不見的麻雀，

他們每天成羣的叫，

彷彿是朝陽中的一部音樂。

我在這些時候，

心裏便安靜了，

反覺得以前的憎惡，

都是我的罪過了。

四月二十日

小
孩

一

我看見小孩，
每引起我的食欲，
想要做富翁了。

我看見小孩，
又每引起我的瞋恚，
令我嚮往種種主義的人了。

我看見小孩，

又每引起我的悲哀，

灑了我多少心裏的眼淚。

阿，你們可愛的幸者，

不能得到應得的幸福的小人們！

我感謝種種主義的人的好意，

但我也同時體會得富翁的哀愁的心了。

二

荊棘叢裏有許多小花，

長着憔悴嫩黃的葉片。

將他移在盆裏端去培植麼？

拿鋤頭來將荊棘掘去了麼？

阿，阿，

倘使我有花盆呵！

倘使我有鋤頭呵！

五月四日

山
居
雜
詩

一

一叢繁茂的藤蘿，
綠沉沉的壓在彎曲的老樹枯株上，
又伸着兩三枝粗籐，
大蛇一般的纏到柏樹上去，
在古老深碧的細碎的柏葉中間，
長出許多新綠的大葉來了。

二

六株盆栽的石榴，
圍繞著一大缸的玉簪花，
開著許多火焰似的花朶。
澆花的和尚被捉去了，
花還是火焰似的開著。

三

我不認識核桃，

錯看他作梅子，

賣汽水的少年，

又說他是白果。

白果也罷，梅子也罷，

每天早晨去看他，

見他一天一天的肥大起來，

總是一樣的喜悅。

六月十日在國山

四

不知什麼形色的小蟲，
在槐樹枝上吱吱的叫着。
聽了這迫切尖細的蟲聲，
引起我一種彷彿枯焦氣味的感覺。
我雖然不能懂得他歌裏的意思，
但我知道他正唱着迫切的戀之歌，
這却也便是他的迫切的死之歌了。

六月十七日晚

五

一片槐樹的碧綠的葉，

現出一切的世界的神祕，

空中飛過的一個白翅膀的百齡子，

又牽動了我的驚異。

我彷彿會悟了這神祕的奧義，

却又實在未曾了知。

但我已經很是滿足，

因為我得見了這個神祕了。

六月二十一日

六

後窗上糊了綠的冷布，

在窗口放着兩盆紫花的松葉菊。

窗外來了一個大的黃蜂，

嗡嗡的飛鳴了好久，

却又惘然的去了。

阿，我真做了怎樣殘酷的事呵！

六月二十二日

七

「蒼蠅紙」上吱吱的聲響，

是振羽的機械的發音麼？

是訴苦的恐怖的叫聲麼？

「蟲呵，蟲呵！難道你叫着，業便會盡了麼？」（註一）
我還不如將你兩個翅子都粘上了罷。

（註一）這是日本古代失名的一句詩。

二十五日

對於小孩的祈禱

小孩呵，小孩呵，

我對你們祈禱了。

你們是我的贖罪者。

請贖我的罪罷，

還有我所未能贖的先人的罪，

用了你們的笑，

你們的喜悅與幸福，

用了得能成爲真正的人的矜誇。

在你們的前面，有一個美的花園。

從我的上頭跳過了，

平安的往那邊去罷。

而且請贖我的罪罷，——

我不能夠到那邊去了，

併且連那微茫的影子也容易望不見了的罪。(註二)

(註二) 這首詩當初用日本語所寫，登在幾個日本的朋友所辦的雜誌「生長的星之羣」一卷七號上。曾譯作國語，寄給新青年社，

但是沒有留稿，現在重譯一回，文句上不免有點異同，特加說明。
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附記。

八月二十八日在四山作。

小
孩

一

我初次看見小孩了。

我看見人家的小孩，覺得他可愛，

因為他們有我的小孩的美，

有我的小孩的柔弱與狡猾。

我初次看見小孩了，

看見了他們的笑和哭，

看見了他們的服裝與玩具。

二

我真是偏私的人呵。

我爲了自己的兒女纔愛小孩，
爲了自己的妻纔愛女人，
爲了自己纔愛人。
但是我覺得沒有別的道路了。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她
們

我有過三個戀人，

雖然她們都不知道。

她們無意地却給了我許多：

有的教我愛戀，

有的教我妬忌，

我都感謝她們，

謝她給我這苦甜的杯。

她未嫁而死，

她既嫁而死，

她不知流落在什麼地方，

我無心去再找她了。

幾活在我的心窩裏，

三個戀人的她却還是健在。

她的照相在母親那裏，

我不敢去要了來看。

她倆的面龐都忘記了，

只留下一個朦朧的姿態，
但是這朦朧的却最牽引我的情思。
我愈是記不清了，
我也就愈不能忘記她了。

高樓

那高樓上的半年，
她給我的多少煩惱。

只如無心的春風，

吹過一棵青青的小草，

她飄然的過去了，

却吹開了我的花朵。

我不怨她的無情，——

長懷抱著她那神祕的癡笑。

飲

酒

你有酒麼？

你有松香一般的粘酒，
有橄欖油似的軟酒麼？

我渴的幾乎惡心，

渴的將要瞌睡了，

我總是口渴：

喝的只有那無味的涼水。

你有酒麼？

你有戀愛的鮮紅的酒，

有憎惡的墨黑的酒麼？

那是上好的酒。

只怕是——我的心老了鈍了，

喝着上好的酒，

也只如喝那無味的白水。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二日

花

我愛這百合花，

她的香氣薰的使人醉了，

我願兩手捧住了她，

便在這里睡了。

我愛這薔薇花，

愛她那醇酒似的滋味，

我便埋頭在她中間，

讓我就此死罷。

十月二十六日，仿某詞，學作情詩，在北京中一區。

畫

夢

我是怯弱的人，常感到人間的悲哀與驚恐。

嚴寒的早晨，在小胡同裏走著，遇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充血的臉龐隱過了自然的紅暈，黑眼睛裏還留著處女的光輝，但是正如冰裏的花片，過於清寒了，——這悲哀的景象已經幾乎近於神聖了。

胡同口外站著候座的車夫，粗麻布似的手巾從頭上包到下頷，灰塵的臉的中間，兩隻眼現出不測的深淵，

彷彿又是冷灰底下的炭火，看不見地逼人，我的心似乎炙的寒顫了。

我曾試我的力量，却還不能把院子裏的草蓆連根拔起。

我在山上叫喊，却只有返響回來，告訴我的聲音的可痛地微弱。

我往何處去祈求呢？只有未知之人與未知之神了。要去信託未知之人與未知之神，我的信心却又太薄弱一點了。

一九二三，一月三日

尋路的人

贈徐玉諾君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著路尋路，終于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

現在纔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著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單獨意識著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著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掙扎著。

我曾在西四牌樓看見一輛汽車載了一個強盜往天橋

去處決，我心裏想，這太殘酷了，爲什麼不照例用轎車送的呢？爲什麼不使他緩緩的看沿路的景色，聽人家的談論，走過應走的路程，再到應到的地點，却一陣風的把他送走了呢？這真是太殘酷了。

我們誰不是坐在轎車上走著呢？有的以爲是往天國去，正在歌笑；有的以爲是下地獄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却只想緩緩的走著，看沿路的景色，聽人家的談論，儘量的享受這些應得的苦和樂，至于路線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樓往南，或是由東單牌樓往北，那

有什麼關係？

玉諾是于悲哀深有閱歷的，這一回他的村寨被土匪攻破，只有他的父親在外邊，此外的人都還沒有消息。他說，他現在沒有淚了。——你也已經尋到了你的路了罷。

他的似乎微笑的臉，最令我記憶，這真是永遠的旅人的顏色。我們應當是最大的樂天家，因為再沒有什麼悲觀和失望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西山小品

(1) 一個鄉民的死

我住着的房屋後面，廣闊的院子中間，有一座羅漢堂。他的左邊略低的地方是寺裏的廚房，因為此外還有好幾個別的廚房，所以特別稱他作大廚房。從這裡穿過，出了板門，便可以走出山上。淺的溪坑底裏的一點泉水，沿着寺流下來，經過板門的前面。溪上架着一座板橋。橋邊有兩三棵大樹，成了涼棚，便是正午也很涼

快，馬夫和鄉民們常常坐在這樹下的石頭上，談天休息着。我也朝晚常去散步。適值小學校的暑假，豐一到山裏來，住了兩禮拜，我們大抵同去，到溪坑底裏去檢圓的小石頭，或者立在橋上，看着溪水的流動。馬夫的許多驢馬中間，也有帶着小驢的母驢，豐一最愛去看那小小的可愛而且又有點獸相的很長的臉。

大廚房裏一總有多少人，我不甚了然。只是從那里出入的時候，在有一匹馬轉磨的房間的一角裏，坐在大木箱的旁邊，用脚踏着一枝棒，使箱內撲撲作響的一個男

人，却常常見到。豐一教我道，那是寺裏養那兩匹馬的人，現在是在那里把馬所磨的麥的皮和粉分做兩處呢。他大約時常獨自去看寺裏的馬，所以和那男人很熟習，有時候還叫他，問他各種的小孩子氣的話。

這是舊歷的中元那一天。給我做飯的人走來對我這樣說。大廚房裏有一個病人很沉重了。一個月以前還沒有什麼，時時看見他出去買東西。舊歷六月底說有點不好，到十多里外的青龍橋地方，找中醫去看病。但是沒有效驗，這兩三天倒在牀上，已經起不來了。今天在寺

裏作工的木匠把舊板拼合起來，給他做棺材。這病好像是肺病。在他牀邊的一座現已不用了的舊灶裏，吐了許多的痰，滿灶都是蒼蠅。他說了又勸告我，往山上去須得走過那間房的旁邊，所以現在不如暫時不去的好。

我聽了略有點不舒服。便到大殿前面去散步，覺得並沒有想上山去的意思，至今也還沒有去過。

這天晚上寺裏有焰口施食。方丈和別的兩個和尚咒念，方丈的徒弟敲鐘鼓。我也想去一看，但又覺得麻煩，終於中止了，早早的上牀睡了。半夜裏忽然醒過

來，聽見什麼地方有鐃鈸的聲音，心裏想道，現在正是送鬼，那麼施食也將完了罷，以後隨即睡着了。

早飯吃了之後，做飯的人又來通知，那個人終於在清早死掉了。他又附加一句道，「他好像是等着棺材的做成呢。」

怎樣的一個人呢？或者我曾經見過也未可知，但是現在不能知道了。

他是個獨身，似乎沒有什麼親戚。由寺裏給他收拾了，便在上午在山門外馬路傍的田裏葬了完事。

在各種的店裏，留下了好些的欠賬。麵店裏便有一元餘，油醬店一處大約將近四元。店裏的人聽見他死了，立刻從賬簿上把這一葉撕下燒了，而且又拿了紙錢來，燒給死人。木匠的頭兒買了五角錢的紙錢燒了。住在山門外低的小屋裏的老婆子們，也有拿了一點點的紙錢來弔他的。我聽了這話，像平常一樣的，說這是迷信，笑着將牠抹殺的勇氣，也沒有了。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作

(2) 賣汽水的人

我的間壁有一個賣汽水的人。在般若堂院子裏左邊的一角，有兩間房屋，一間作爲我的廚房，裏邊的一間便是那賣汽水的人住着。

一到夏天，來游西山的人很多，汽水也生意很好。從汽水廠用一塊錢一打去販來，很貴的賣給客人。倘若有點認識，或是善於還價的人，一瓶兩角錢也就夠了，

否則要賣三四角不等。禮拜日游客多的時候，可以賣到十五六元，一天裏差不多有十元的利益。這個賣汽水的掌櫃本來是一個開着煤舖的泥水匠，有一天到寺裏來作工，忽然想到在這里來賣汽水，生意一定不錯，於是開張起來。自己因為店務及工作很忙碌，所以用了一個夥計替他看守，他不過偶然過來巡閱一回罷了。夥計本是沒有工錢的，火食和必要的零用，由掌櫃供給。

我到此地來了以後，夥計也換了好幾個了，近來在這里的是一個姓秦的二十歲上下的少年，體格很好，微

黑的圓臉，略略覺得有點狡猾，但也有天真爛漫的地方。

賣汽水的地方是在塔下，普通稱作塔院。寺的後邊的廣場當中，築起一座幾十丈高的方臺，上面又豎着五枝石塔，所謂塔院便是這高臺的上邊。從我的住房到塔院底下，也須走過五六十級的台階，但是分作四五段，所以還可以上去，至於塔院的台階總有二百多級，而且很峻急，看了也要目眩，心想這一定是不行罷，沒有一回想到要上去過。塔院下面有許多大樹，很是涼快，時常同了豐一，到那里看石碑，隨便散步。

有一天，正在碑亭外走着，秦也從底下上來了。一隻長圓形的柳條籃套在左腕上，右手拿着一串連着枝葉的櫻桃似的果實。見了豐一，他突然伸出那隻手，大聲說道，「這個送你。」豐一跳着走去，也大聲問道，

「這是什麼？」

「郁李。」

「那里拏來的？」

「你不用管。你拏去好了。」他說着，在狡猾似的臉上現出親和的微笑，將果實交給豐一了。他嘴裏動着，

好像正吃着這果實。我們揀了一顆紅的吃了，有李子的氣味，却是很酸。豐一還想問他什麼話，秦已經跳到台階底下，說着「一二三，」便兩三級當作一步，走了上去，不久就進了塔院第一個的石的穹門，隨即不見了。

這已經是半月以前的事情了。豐一因為學校將要開始，也回到家裏去了。

昨天的上午，掌櫃的姪子飄然的來了。他突然對秦說，要收店了，叫他明天早上回去。這事情太鶻突，大家都覺得奇怪，後來仔細一打聽，纔知道因為掌櫃知

道了秦的作弊，派他的姪子來查辦的。三四角錢賣掉的汽水，都登了兩角的眼，餘下的都沒收了存放在一個和尚那里，這件事情不知道有誰用了電話告訴了掌櫃了。姪子來了之後，不知道又在那里打聽了許多話，說秦買怎樣的好東西吃，半個月裏吸了幾盒的香煙，於是證據確鑿，終於決定把他趕走了。

秦自然不願意出去，非常的頹唐，說了許多辯解，但是沒有效。到了今天早上，平常起的很早的秦還是睡著，姪子把他叫醒，他說是頭痛，不肯起來。然而這也

是無益的了，不到三十分鐘的工夫，秦悄悄的出了般若堂去了。

我正在有那大的黑銅的彌勒菩薩坐着的門外散步。秦從我的前面走過，肩上搭着被囊，一邊的手裏提了盛着一點點的日用品的那一隻柳條籃。從對面來的一個寺裏的仙戶見了他問道，

「那里去呢？」

「回北京去！」他用了高興的聲音回答，故意的想隱藏過他的憂鬱的心情。

我覺得非常的寂寥。那時在塔院下所見的浮着親和的微笑的狡猾似的面貌，不覺又清清楚楚的再現在我的心眼的前面了。我立住了，暫時望着他彳亍的走下那長的石階去的寂寞的後影。

八月三十日在西山碧雲寺

這兩篇小品是今年秋天在西山時所作，寄給幾個日本的朋友所辦的雜誌生長的星之羣，登在一卷九號上，現在又譯成中國語，發表一回。雖然是我

自己的著作，但是此刻重寫，實在只是譯的氣分，不是作的氣分。中間隔了一段時光，本人的心情已經前後不同，再也不能喚回那時的情調了。所以我一句一句的寫，只是從別一張紙上謄錄過來，並不是從心中湧涌而出，而且選字造句等等翻譯上的困難也一樣的圍困着我。這一層雖然不能當作文章拙劣的辯解，或者却可以當作他的說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附記。

一九二九年十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出版

過去的生命

實價四角

著者 周作人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發行處

重慶 南京 北平
廣州 天津 漢口
永花 琉璃 牌樓
主漢 堂北 街

北新書局

3
i-31